

论剪纸艺术的审美价值

钟声

(陕西宝鸡文理学院 艺术系,陕西 宝鸡 721007)

摘要:论述剪纸的产生、发展及其造型观念和根植于爱的审美活动,阐明剪纸的形式、功能和美学内涵,详尽分析剪纸艺术的语言及其对作者感受的表达。

关键词:剪纸艺术;主观意象造型观念;美学内涵;形式;功能;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3)04-0093-03

On the Aesthetic Value of Paper-cutting Art

ZHONG Sheng

(Department of Art, Baoji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 Baoji 7210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begin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designing concept of the paper-cutting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folk's love of their lives. It states the forms, the functions and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the paper-cutting and giv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aper-cutting art language and the author's understandings.

Key words: paper-cutting art; subjective designing concept; aesthetic connotation; form; function

一、剪纸与剪纸艺术

民间剪纸是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它以顽强的生命力植根于广大的乡村城镇,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历经数千年,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文化的遗风古韵,闪烁着远古原始文明的奇光异彩,它集实用、审美、研究价值于一身,成为我国影响最广泛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

广义的剪纸就是用剪刻工具在薄质材料上的镂空造型;狭义的剪纸就是用剪或刀在纸上进行镂空雕刻;纯粹的剪纸是用剪刀在纸上进行镂空的纹样。有的研究者认为,民间剪纸源于人类的服装裁制,是先民将服装的装饰佩物移植到窗户上后逐渐演变而来,至今流传于西北各地的民间绣品图案可佐证其源流关系。

剪纸的产生一直可追溯到人类的童年时期,原始人试图用石刀片切割兽皮时,朦胧的审美造型意识就生发了,这些有意识的行为孕育了早期人类的剪纸语汇,伴随着文明的足迹。《史记·晋世家》记载了3000年前周成王“剪桐封侯”,即把桐树叶剪成古代帝王礼仪中用的玉圭形状,送给自己的弟弟虞,封他为诸侯;春秋战国时期,以金银箔为材料的剪刻图形广泛用于宗教礼仪活动;汉代,用丝絮和麻等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先后出现,我国的农业文明在秦汉时期已经达到很高

水平。蔡伦造纸术的发明,以纸为主要原料的剪纸艺术迅速发展;晋唐,剪纸广泛流行,大量用于民俗活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事活动中也少不了剪纸图案;宋元,剪纸十分繁荣,品种渐多,技法日益完善,风格流派纷呈;明清至近现代,剪纸这一被封建时代历朝统治者看不起、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不断发展,它已不仅仅是农家妇女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的自娱自乐,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二、主观意象造型观念

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它自己独特的创作规律,这个规律受制于一定的造型观念,而这种观念又由作者的民族、地域、历史文化传统、哲学观念、民俗民风、生活生产、情感气质、审美观念等因素决定。靳之林先生提出,民间剪纸是独立于西方传统造型观念和中国传统以线造型观念之外的第三种造型艺术体系,是主观意象造型观。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区别对立;中国重主体,强调人伦道德,西方重客体,强调认识与科学。表现在艺术上则是中国艺术与善、与伦理学关系密切,西方艺术与真、与科学关系密切,故中国艺术强调抒情、写意,重表现,讲意境;西方艺术强调模仿、写实,重再

收稿日期:2003-05-10

作者简介:钟声(1944-),男,陕西绥德人,陕西宝鸡文理学院艺术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民间美术、艺术设计研究。

现,讲典型。剪纸糅合了东西方两种观念,即重“观物取象”、“境生象外”,如以形写神、“澄怀观道”、“气韵生动”,但也注重“度物象而取真”。民间剪纸在造型观念上是重表现与再现的统一。江苏邳县合沟乡著名剪纸艺术家王桂英说:“我拿纸铰铰虽说随便,可我脑子里从没有离开过庄户人干活的架势”。她的代表作“五好家庭”是她在县里开会时,按照同房间住的代表的先进事迹剪出来的。由于她深入生活,亲身体验,长期积累,故能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创作出妙趣横生的作品。这里的留心观察很重要,正如马蒂斯所说:“观察,这已是创造性的、紧张的活动。”这一点和冯·诺依曼说的“重新组织”,贡布里希所说的“心理期待”相似。剪纸艺术家在动手创作前,对自己所观察到的物象,内心做好了调整和制约,他们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裁剪生活素材。陕西凤翔一位民间剪纸艺人说:“我的一生平平淡淡,想做的事都没有做成,但我可以在剪纸中办到”。这位剪纸名手并不知道“境由心造”的道理,但他们铰出的作品完全是按照内心的意愿和自我理想重新安排和建构现实秩序,并将它们物化成视觉形态,使之成为合理的现实;从而有效地消除由现实与理想、主体与客体、自身与他人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的矛盾冲突,调整主体文化与本能、理性与感性、社会与个体的矛盾。

陕西是我国民间美术发源地之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在人们的意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艺术印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把对自然的朴素情感注入到民间剪纸的创作中。地处西北地区的陕北黄土高原和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民间剪纸,虽说地理环境不甚相同,但深厚的黄土文化底蕴是它们的共同之点,如陕北黄陵剪纸艺人张林召、李竹英;宝鸡千阳剪纸能手张玉姐、凤翔县剪纸艺人李科,他们的作品虽各具个性特色,但他们剪下的虎,造型却惊人地相似,这正是民间剪纸艺术家主观意象造型的共同表现。这种观念使剪纸艺术家刀下产生了众多造型简练、构图别致、干练真挚、醇厚粗犷的传世作品,它们经久不衰,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占据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席之地。

三、挚情浇灌花盛开

艺术要以情动人,艺术家自己先必须要有感情,因为作品所表达的感情就是艺术家自己的感情。鲁迅先生说过:创作总根于爱。在审美活动中,美的客体作用于人这个主体,引起美感,这美感就是美的具体形象所唤起的一种情感反映,富有情感是美感最重要的特征。说心中的话,唱心中的歌,这是民间剪纸创造者们共同的感受。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质朴、天真、有活力,正是他们对生活的直观感受和审美习惯,无拘无束地表达了他们的理想愿望,鼓舞着他们的生存和创造勇气,慰藉他们的心灵,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笑声和希望,他们从不把眼泪和忧愁注入自己的作品。在物质生活中不能满足的东西,在精神生活中可以自由、随意表现,但绝不追求那些不现实的东西。他们的作品往往是借景抒情,有着

强烈的主观色彩,融进作者的个性、情趣和气质,如表现生殖崇拜的鱼戏莲、娃踩莲;表现吉祥如意的吉(鸡)庆有余(鱼)、连(莲)年有余;歌颂生命主题的金乌(太阳);驱灾避邪的虎、蛇、蜥蜴;赞美幸福婚姻的牡丹、鸳鸯、刘海戏金蟾、凤凰戏牡丹等。鲁迅先生曾说:民间美术是“生产者的艺术”。民间剪纸是一种精神生产,是表现与交流感情的需要。罗丹说过:“艺术家一切制作,都是他们内心的反映,是人类灵魂的微笑,是渗入一切供人使用的物品中的感情和思想的魔力”。纵观南北各地的剪纸作品,可以看出剪纸艺术家以他们质朴纯真的感情、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方特色、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赋予作品以生命。这是一个奇异、欢乐、充满想像和希望的世界,它凝聚了一个地方世代相袭的民风民俗,浓缩了一个地方长期流行的传说和信仰。

四、剪纸的形式、功能及美学内涵

任何艺术作品的内容都要通过一定的组织结构和表现手段才能成为可欣赏的艺术作品,这些组织结构、表现手段就是艺术作品的形式。剪纸的审美感觉是通过它的形式来完成,这些形式又都蕴含着一定的内容,剪纸作品中直接描写的对象成为剪纸的题材,如虎是民间剪纸艺术家最爱表现的对象。因为虎是百兽之王,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画虎于门,鬼不敢入。虎是民间艺术中的常胜将军。民间剪纸中的虎可谓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在现实中八面威风的虎,在剪纸艺术家的刀下变得憨态可鞠,惹人喜爱,因为他们剪下的虎是“心灵化了的东西”(黑格尔语)。

生活中引起剪纸艺术家普遍感兴趣的事物构成了剪纸的内容,原始狩猎时期人类创作的洞穴壁画、岩画,表现的内容是与他们生存息息相关的动物(食物的来源),民间剪纸中的动植物形象使剪纸作品的形式与功能达到完美的统一。

剪纸作品的主题是通过一定的题材来体现。如剪纸中以生命崇拜为重要内涵的生殖崇拜内容,其中一系列作品诸如“鱼戏莲”、“鱼咬莲”、“娃踩莲”、“狮子滚绣球”等等,都是通过鱼、莲这样的题材讴歌了生殖繁盛这样一个古老的主题。剪纸作品的主题虽然是表现作者对生活的认识、情感态度及审美趣味,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但也并非纯属主观的东西。如高尔基所说“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传统剪纸纹样中的鸡、鱼、瓜果、走兽等,每一样东西都和他们的生活、生产、生命紧紧相连,他们热爱并熟悉这些东西,满怀激情地去表现它们,通过这些题材寄托了作者对生殖、繁衍、吉祥、除恶避邪、镇宅等美好愿望。在这里,功能与美学内涵又取得了统一。

民间剪纸在视觉图式结构上与现代平面构成中某些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平面构成中的对比构成、疏密构成、重复构成、渐变构成、特异构成、空间及矛盾空间构成和点、线、面等视觉元素在民间剪纸中都有应用,他们不以表现二维空间为满足,大胆运用想像能力,敢于在平面上创造出三维、四

维以至多维空间。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现代的构成理论,但早已在作品中应用了这个原则。他们剪纸作品的形象是古拙、原始的,但又是那么现代。

原始艺术的幻想成份与民间剪纸以意象观念造型有许多共同点,剪纸艺术家是否也从原始艺术中得到启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列斐伏尔所说:“消失了的时代的社会结构对于我们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但它的艺术仍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价值”。民间剪纸中朴素、简洁、厚拙的形象蕴涵着深厚的美学内涵,其广泛的实用价值、独具特色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使它千百年来未被淘汰消失,至今仍枝繁叶茂。

五、剪纸艺术的语言

艺术作品内容的表达必须通过一定的艺术语言。在长期的实践中,剪纸艺术家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剪纸语言,它是塑造剪纸形象的重要手段。如大量出现在剪纸作品中的月牙形、锯齿形,还有点、线、面这些平面构成元素都是因用“剪”这个特定的工具形成的。

“锯齿”是剪纸过程中由于纸随刀旋转、运行移动或剪刀方向的变化而自然形成。利用锯齿的大小、长短、粗细、疏密、刚柔、曲直、钝锐、参差不齐等变化,根据所剪形象的不同灵活应用,表现出物象的结构、质感、量感。“月牙”也是剪刀在运动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类似月牙状的各种大小不同的弧形,用来表现物象的空间位置和衣纹等变化。锯齿一般用在塑造物象的轮廓上,而物象的结构、装饰变化主要靠月牙形完成。锯齿重造型,月牙重装饰,但多数情况下,两种语言交替应用,使物象变得生动活泼,充满魅力。锯齿和月牙这两种剪纸语言早在1600年前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剪纸作品中就出现了,至今还是剪纸的基本语言。锯齿和月牙揭示了人类对自然形态的形象概括能力,特别从树叶、各类植物枝条边缘、外形得到启悟;人类对月亮的崇拜,使得剪纸中的月牙形与光明联系;剪纸纹样作为窗花进入窗格后,更使得月牙成为透光的空间。夜晚月光洒落在窗户上,随着月亮时隐时现,窗户上众多的形象似乎都活了起来,令人沉醉遐想。

意象的写实是剪纸艺术基本的一种表达方式,如传统题材鸟、兽、鱼虫、花草、人物,让人一看就知道作者剪的是什么,物象的形体特征抓得很准。陕西黄陵剪纸名家李竹英、杨喜仙的传统和现代人物,讲究用线,造型准确,线条流畅,酷似中国画十八描中的铁线描,生动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形体性格特征;江苏邳县王桂英的剪纸,讲究构图完整,注重黑白对比效果,注重图与底的转换,善于应用点和面,巧妙调度,合理布局,用虚与实相对应的积极因素,将中国画中计白

当黑的原理用于剪纸,视觉效果恰似平面构成中的对比构成作品。

夸张是民间剪纸中最主要的艺术语言。剪纸艺术家把创作活动当作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对生命的渴望和超越总是充满强烈的幻想,比如生殖崇拜观念,这是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结构之一;表现这些充满民俗、信仰、宗教色彩的主题,只能按照“天地入心意,物象由我裁”的原则,他们将狮虎这些猛兽剪得天真可爱,如会爬的婴孩,充满稚气;有的剪成像刚学步的小儿,摇摇摆摆,惹人喜爱;他们剪下的形象随心所欲,任我夸张,而描写激情和幻想的内容离不开夸张的艺术语言。

象征、比喻的手法是民间剪纸又一重要语言。陕北剪纸中经常出现的“鱼变娃”、“钻莲娃娃鱼”等一系列有关鱼的纹样,安塞剪纸中的爱(艾)虎、黄陵剪纸“老鼠吃葡萄”、蒲县剪纸“抓髻娃娃坐莲花”等均以象征图形,隐喻生殖崇拜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鸟在剪纸中出现已不是自然鸟的化身,而是把它视为金乌(太阳),象征吉祥;延安剪纸中经常出现的抓髻娃娃形象,娃娃头上两个抓髻,常被剪成两只鸡,因为鸡可以吃掉虫子保护娃娃不受侵害,寄托了母亲盼望孩子健康成长的美好愿望。

任何艺术语言都必须通过工具材料、技法方能完美地表达艺术内容。纯粹体现刀工纸韵的民间剪纸,其工具材料就是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凭着自己的印象和纯朴的感受进行不拘成法的自由创作,就可以把生活打扮得红红火火,把环境布置得喜气洋洋,抒发了欢乐、积极的健康情绪。他们那些带有原始风味的变形夸张作品,散发着汉魏石刻风骨,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对称剪、二折、三折、阳刻、阴刻、团花、单色、双色、染色等技法丰富了剪纸语汇,创造了多种风格、流派。如南方剪纸秀雅精巧、工细逼真;北派剪纸浑朴古拙,奇、野、粗、怪,在西北各地的剪纸中这种特点更为明显。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传统,广布于中华大地城镇乡村的这一朵绚丽的民间艺术之花,经过不断挖掘、保护、研究,必将在艺术之林继续独放异彩。

参考文献:

- [1]李辛儒.民俗艺术与儒学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 [2]星星.试探民间美术的创造心理[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
- [3]赵珍仓,武维成.剪纸谈[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